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美国对非经济政策概述及其影响	2
各国动态	13
埃塞俄比亚	13
肯尼亚	13
南非	14
索马里	14

专题聚焦

美国对非经济政策概述及其影响

2022年8月，正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加强外交关系之际，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的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该报告阐述了美国政府对该地区的愿景，新战略的重点领域之一便是重振经济联系，以加强美非关系并刺激非洲大陆的投资和贸易。同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举行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将“全力投入非洲未来”，承诺要建立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基金和私人投资，帮助非洲改善其医疗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和技术等诸多领域。今年初，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及副总统哈里斯先后开启非洲行，表示将增加对非投资，帮助刺激经济增长，以抗衡中国在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新一届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攻势显示出对非态度的极大转变，其对非洲政策的重视可见一斑。

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愈发激烈，美国加速了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与对抗的步伐，而非洲日益被美国视为争夺影响力的“战场”。在经济领域，随着非洲内外形势的快速转变，美国自冷战以来对非经济政策也呈现出新特征。那么，冷战前后，非洲对美地缘战略意义有何不同？美国对非洲经济战略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为此，本文将梳理自美冷战以来美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历史，分析当前美国政府对非系列经济政策，并评估其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特点

从冷战时期至今，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经历了多个阶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整体上反映了伴随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美国对非洲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调整。

（一）冷战时期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是其整体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主要以“反共”为导向。基于价值理念分歧与经济利益差异，美国在非洲同苏联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势力范围之争。美国将非洲视为全球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和贸易合作来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以遏制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地缘政治考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通过拉拢非洲国家壮大己方阵营，以取得与苏联在非斗争的胜利，是美国对非援助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些经济援助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教育和卫生等。其中一些项目还涉及非洲国家的战略资源，如石油和矿产资源等。其次，美国与一些非洲国家签订贸易协议，以促进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合作加强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并试图将非洲纳入到自由市场经济的体系中，从而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扩张。

然而，在冷战期间的几十年里，美国的非洲政策一直深受两极格局影响，白宫依据地缘政治制定的对非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威胁作出的反应。因此，该时期的政策存在意识形态导向的弊病。例如，美国将物质援助作为胁迫非洲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的筹码，在支持一些非洲国家发展并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以确保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与自身保持一致。此外，在当时，美非关系倾向于权力政治的平衡，美国常把非洲国家视作帮助自身获取战略利益的马前卒，而非开展良性经济互动的伙伴。美国的援助往往偏向那些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而对其他贫困国家的援助则相对较少。这成为非洲国家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后冷战时期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也发生了调整。最初，美国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存在诸多弊端，并不重视其开发，导致美非间贸易发展缓慢。但自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全面调整了对非洲的经济政策，开始面向非洲开放市场，大力拓展对非能源进口，加强对非资金、技术支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非洲的经济改革。美国之所以全面调整冷战后的对非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非洲经济潜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释放，这对美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法国等欧洲前殖民势力回归非洲，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加强对非洲的能源开发，迫使美国不得不对竞争。因此，在后冷战时期，美国重新评估了对非洲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试图在新国际环境下确立更加多元化的合作方式。

这种新的合作方式首先体现在更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贸易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至关重要，市场开放协议便是该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开始推进与非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旨在促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还一直强调贸易、投资以及非洲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中所蕴藏的良机。2000年5月，美国签署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开启了非洲商品进军美国市场的大门。AGO A 同时惠及南非、莱索托等大小国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贸易而非援助”言论的制度化体现。其中，美国和非洲领导人一致认为，增加美国市场准入对于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发展，比几十年来的外国援助更有效。该法案明确了发展美非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旨在为美非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牢固稳定的渠道，以促进美国对非洲的贸易增长以及美非间的经济合作。自获批以来，该法案为非洲对美出口6500种产品提供免税便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非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AGO A 通过刺激私营部门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有利于促进非洲部分地区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解决其结构性挑战。

其次，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在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改革，推动市场化和私有化。美国鼓励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和市场化，并提供相应的援助和支持，以推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例如，2000年出台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不仅从制度上加

强了美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还为非洲国家实现经济改革提供了激励机制，旨在帮助它们继续开放经济并建立自由市场，融入国际市场。

此外，美国扩大了对非资金技术支持。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巨大的经济潜力、日益融入全球的广阔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设施以及人口的激增，为美国增强在非洲大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提供了绝佳机会。一方面，美国政府政府扩大了在非洲的经济参与。自2008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在非洲大陆的业务增加了一倍，在安哥拉、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开设了新办事处，并在非洲开发银行重新建立了业务。美国贸易和发展署（USTDA）在尼日利亚设立办事处并在肯尼亚重启工作，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在肯尼亚、南非和科特迪瓦设立办事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署了40多名实地交易顾问跟踪“电力非洲倡议”（Power Africa）项目并提供技术支持，以为私营部门投资能源领域创造有利环境。另一方面，美政府扩大了对支持非洲贸易投资的政策工具使用范围。美国政府的十几个部门和机构提供了一套金融和技术工具和计划，以支持希望与非洲进行贸易投资以及海外投融资的美国企业，提供部分贷款和风险担保，支持项目准备、可行性研究和培训，以及出口咨询和市场分析。美国国务院还支持本国公司促进东道国政府改革，以改善投资环境。

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也面临一些挑战。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并不一致，一些国家面临政治和经济困难，导致不稳定和不确定性。部分非洲国家在当时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强行带入选举政治，致许多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效果，反而深受族群冲突、军事政变、恐怖袭击、宗教矛盾等不稳定因素侵扰。其次，随着全球化推进，非洲国家面临着来自其他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美国不得不在对非洲的经济合作中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影响。

（三）当前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持续演变。作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从政策上完成美国对非关系方向性调整或战略转型，拜登政府将之完善并付诸实践。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非政策既有美国对非政策本身的目标追求，亦契合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指向，这使得其在非洲的布局更具战略性和全局性，同时也是促使其变换策略强化与非洲关系的驱动力。具体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美国对非洲的经济合作更加多样化。美国不再将经济援助和贸易合作作为唯一的合作方式，而是鼓励投资、商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美国鼓励非洲国家吸引外国投资，支持民间企业参与非洲的经济建设，以推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年来，非洲融入全球市场、人口激增以及整个大陆蓬勃的创新创业精神为美国在非投资提供了机会。俄乌冲突所引发的新一轮全球变局，也使非洲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迅速改变，正成为大国角逐的新舞台。在非洲内外现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对非经济政策产生了新的内容及特点，深化非洲域内经贸联系，通过对非援助促进两国企业的接触。2021年7月，

拜登宣布美国将开启“一起共建繁荣非洲”项目（Prosper Africa Build Together Campaign），旨在帮助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美非企业间互动、扩大双边商业联系，为美国参与非洲的未来提供良好机会。

其次，随着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推进，美国鼓励私营部门在非洲投资和开展商业活动。跨国公司在非洲的投资逐渐增加，为非洲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动力。2021年以来，美国私营部门已在非洲达成了价值86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同时，美国也推动在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和绿色经济等领域与非洲进行合作，以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例如，2022年6月，拜登在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时宣称其“数位投资计划”（Digital Invest Program）动员了3.35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提供安全的网络设备。同年8月，拜登政府启动了旨在整个非洲大陆扩大数字接入和扫盲的“非洲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Africa, DTA）项目。在与国会合作之下，这项新倡议拟根据非洲联盟《非洲数字转型战略》（African Unio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向非洲投入超过3.5亿美元的资金，并促成超过4.5亿美元的融资承诺，以促进非洲各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建设。

再次，当前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美国支持非洲国家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和项目，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由于许多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位于非洲，美国也十分重视非洲国家在气变议题上发挥的关键作用。在2022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上，拜登宣布美国计划提供1.5亿美元的新资金，加快实施总统针对适应与复原力的紧急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PREPARE），致力于帮助非洲脆弱国家和社区适应和驾驭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同年12月举行的美非领导人峰会（U.S.-African Leaders Summit）期间，白宫申明将打造支持保护自然、适应气候和公平能源转型的美国-非洲合作关系。新的行动包括在电力非洲（Power Africa）与繁荣非洲（Prosper Africa）倡议下共同建立美国-非洲技术能源网（U.S.-Africa Clean Tech Energy Network，简称CTEN），以连接美国和非洲的清洁技术能源公司，在能够利用技术增加可靠供电的地方推广市场机会。此外，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准备为非洲设施和基金提供1000万美元，聚集私人投资和捐助者共同为大型气候方案提供支持。其倡议的气候行动基础结构设施（The Climate Action Infrastructure Facility, CAIF）将使美国国际发展署能够为将多方投资者和捐助者汇聚起的设施和基金提供帮助，从而对新兴和前沿市场的大规模气候方案进行投资。

最后，大国竞争深刻影响着美国对非经济战略。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引发美国的持续担忧。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美国看来，非洲已经成为中美进行战略竞争的场所。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了一项“新非洲战略”。该战略把整个战略设计置于美国与中俄的“战略竞争”大框架下，遏制中俄是其核心目标。为了实现大国竞争的目标，“新非洲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实施手段包括提出一项“繁荣非洲”倡议，以“美国模式”对抗所谓“中国模式”。“繁荣非洲”倡议鼓励非洲领导人选择“高质量、高

透明度、可持续”的美国投资项目，以替代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倡议”。以此为背景，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将“发展模式”作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主要目标。同时，为了消减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对非洲的投资特别重视鼓励私人公司在非的作用，试图借助投资、援助与贸易相结合的手段，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以此增强美国在非洲的影响。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对非政策更多延续前任历届政府的策略，并继承了特朗普“繁荣非洲”倡议以及“新非洲战略”中的大国竞争内容，并创建了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等倡议与中国在非基建投资相抗衡。其政策支持以私人企业为主的方式向非洲投资，并将援助更多集中于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之中，希望通过培育民间力量使西式民主在非洲国家扎根，以削减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在非洲域外，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发展对非关系的“威胁”，认为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其在非洲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指责通过积极瞄准在该地区的投资以获得对美竞争优势。拜登政府声称，中国利用“不透明的协议和债务”以达到在非投资目标，不符合与美国发展计划相同的环境或道德标准。中国对非政策是其更广泛战略倡议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一带一路”，美国认为“该计划旨在开发一系列通往中国和从中国出发的贸易路线，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二、 当前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与贸易政策

（一） 经济援助政策

1. 多领域经济援助

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政策涵盖了多个领域，旨在支持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重要领域。美国通过投资和技术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改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以促进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此外，美国还在教育、卫生、农业等领域提供援助，致力于改善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水平。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强调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将继续加强对非投资援助力度，包括数字经济、能源安全、应对气候挑战、公共卫生安全系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这是对此前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倡议的持续回应。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USIDFC）则在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卫生商品生产和供应链、数字卫生以及水、环境卫生和营养等卫生体系项目上投资 2.53 亿美元来改善非洲卫生基础设施。随后在同年 12 月举办的美非峰会上，拜登重申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对双方开展贸易、确保供应链的可靠与韧性至关重要。美对非基建援助已成为美进一步修复与非洲关系的重要抓手。

2. 私营部门合作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私营企业的增长，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政策开始更加强调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美国鼓励私营企业参与非洲的经济建设，推动投资和商业合作。当前，美国政府支持和促进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推动非洲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企业和政府共同加强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环境。2021年以来，美国私营部门在非洲达成了价值86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种公私合作的模式有助于增加援助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也能推动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3. 重视民主与人权

当前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政策更加注重民主治理和人权保护。在去年12月举办的美非峰会上，拜登政府表示上任至今，美国已投入65亿美元用以支持非洲和平、安全、外交、民主、人权和治理。这其中包括推进非洲有关妇女、和平和安全的目标，增进非洲机构的能力，促进性别平等、人权和法治，向公民社会赋权，以及支持非洲民主转型和民主机制。拜登政府的“非洲民主和政治转型”新倡议行动（African Democrat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 ADAPT）重申，美国密切关注非洲复杂的政治转型，并在关键时刻支持非洲政府和公民社会。该倡议计划投入7500万美元，通过与地区机构、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抵制“民主倒退”，支持非洲持久的政治转型。在2021年民主峰会（2021 Summit for Democracy）上，拜登宣布的外交援助倡议“总统民主复兴倡议”（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 PIDR）总额超过4亿美元，以增进美国在非增进民主和促进尊重人权的努力。该倡议启动的新项目包括在非洲大陆倡导新闻自由与独立，支持民主改革人士，以及加强选举进程。美国将经济援助与“民主”与“人权”密切联系，优先考虑和更加支持在这方面表现积极的非洲国家。

（二） 贸易政策

当前，美国对非洲的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与非洲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目标是促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扩大贸易规模，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2021年7月，拜登-哈里斯政府发起了“非洲共同繁荣建设运动”（Prosper Africa Build Together Campaign），以提升和激发美国对非洲大陆各国贸易和投资的承诺。该倡议对特朗普的战略作出修改，将美国和非洲企业与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联系起来，主要目标是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智能解决方案、健康和数字技术。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之后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高非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贸易平衡和经济增长。此外，还有助于推动非洲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加强地区内的贸易和合作。

为支持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对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贸易待遇。2000年签订的AGOA素来被称为“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关系的基石”，实施以来为39个在反腐、人权和经济自由方面符合美国条件的非洲国家提供了7000多种产品免税输美的优惠待遇，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非洲制造”产品的竞争力。这些优惠待遇包括关税减免、优惠税率等，旨在鼓励非洲国家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推动双边贸易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美国对非洲的贸易政策也鼓励非洲国家加强地区内的经济合作。通过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地区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美国希望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融合和发展，增强地区内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地区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形成更大的市场规模，提高非洲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议价能力。

三、 美国对非洲的投资与商业合作

美国对非洲的投资与商业合作是当前国际经济合作中备受关注的的一个重要话题。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非洲大陆经济潜力的逐渐释放，美国企业对非洲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加。

（一） 美国对非洲投资的动因

国家利益是驱动美国历届政府对非政策进行多次调整的根本动因。当前美国的新非洲战略继承了“美国优先”理念，将国家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出发点，凸显自身战略利益考量。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农产品等，对于美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在非洲进行投资，美国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供应，确保自身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目前来看，拜登政府已将非洲视作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为实现美国在非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美国对在非洲开展商业投资的竞争者非常警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获得积极反响，中国与非洲国家快速发展的良好关系使美国感到不安，美国对华战略表现出高度的对抗性甚至冒险性，试图在非洲将中国“推回”。为了保证美国利益，美国积极拉拢非洲国家，对非洲事务的态度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变得更加急切。

其次，美国希望充分挖掘非洲地区市场潜力，增进自身经济利益。非洲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随着非洲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美国企业看到了这一巨大市场潜力，并希望通过在非洲投资，抢占市场份额，拓展业务。此外，随着一些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和制度改革，商业环境逐渐改善，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加。一些非洲国家在简化审批程序、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投资。

（二） 美国对非洲的商业合作

美国跨国公司扩大了在非投资，这些企业已在非洲设立了办事处、工厂或生产基地，开展业务，涵盖了石油和天然气、采矿业、金融服务、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例如，美国的能源公司在非洲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金融公司在非洲开设分支机构，制造业公司在非洲设立工厂生产产品。

当前非洲经济快速增长，但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发展的瓶颈。美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能源、通信等领域。有助于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经济的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在非洲逐渐兴起。美国企业也积极拓展在非数字经济和科技合作，推动电子商务、智能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些投资和合作有助于提高非洲的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四、 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的影响与评估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在当前国际经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非洲大陆的经济潜力逐渐释放，美国对非洲的投资与商业合作也日益增加，取得了一定成效。

从经济发展与增长效果来看，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通过投资和援助，美国改善了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促进其产业升级、推动其经济结构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提高了非洲国家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促进经济互联互通。其次，美国投资和合作推动了一些非洲国家产业的升级，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科技等新兴产业领域。这些投资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国内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从贸易合作与平衡的角度来看，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优惠贸易待遇等措施，美国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提高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美国的投资和合作有助于提高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增加了非洲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同时也扩大了非洲国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地位。

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和商业合作也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美国企业在非洲投资设厂有助于提高非洲产业水平，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降低了失业率，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例如，美国能源公司在非洲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金融公司在非洲开设分支机构，制造业公司在非洲设立工厂生产产品。然而，从投资的地区差异和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评估，美国应确保如何使投资和就业机会全面覆盖整个非洲大陆。

从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来看，美国的投资和合作有利于促进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企业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了产业水平和竞争力，推动了本地产业的发展 and 成长。与美国企业合作还有助于提高非洲员工的技能和专业素养，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例如，数字经济在非洲逐渐兴起，美国企业在非洲开展数字经济和科技合作，推动电子商务、智能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非洲社会发展与福利改善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对非洲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福利改善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政策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这些援助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水平。

然而，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政策也面临一些阻碍和限制。非洲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仍然存在，包括政策不稳定、法律法规不完善、腐败等问题，这可能会影响政策的实施和效果。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和不平衡也可能影响投资和商业合作的效果。此外，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也是美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时需要面对的挑战。

从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国抗衡中国在非的影响力依然面临诸多阻力。尽管拜登政府极可能延续在非洲“推回”中国的战略，但有效“抵消”美国“推回”战略的经济因素依然重大。美国也应避免中美战略博弈下双方在非洲的对抗性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对非经济政策及其战略倾向，并不全以互利互惠的双向发展为基础，而是存在着大国竞争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政治导向。近年来，华盛顿更加注重美非关系的双边机制或国别战略，在资源与援助上向具有战略价值的非洲国家倾斜，这些“关键国家”包括战略地位上对美重要的非洲国家、非洲地缘政治大国或强国、能源或矿产资源富集的国家，以及具有特定价值的非洲国家。因此，美国对非经济政策一方面受其自身差异性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面临非洲国家对被迫裹挟进大国竞争漩涡的不满，其经济承诺将大打折扣，成效也尚待评估。

资料来源

1. “ U.S. Policy Toward Africa ” ,US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15, 2021,
<https://www.state.gov/u-s-policy-toward-africa/>
2. “ U.S.-Strategy-Toward-Sub-Saharan-Africa ” ,The White House, August 8,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8/U.S.-Strategy-Toward-Sub-Saharan-Africa-FINAL.pdf>
3. “ U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8,
2021,<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s-trade-and-investment-in-africa/>
4. 刘中伟.二战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动因与走向[J].国际论坛,2017,19(05):14-21+79; 宋微.冷战
后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 2012.
5. 陈贤权,李红梅.冷战后美国对非经贸政策研究及其评析[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01):182-185.
6. 彭何利.浅析冷战后美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调整[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12):48-49.
7. Herbst, Jeffrey Ira.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Af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2.
8. Brinkerhoff, Derick W., and Nicolas P. Kulibaba. "Perspectives on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Afric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1 (1996): 123-151.
9. Van de Walle, Nicolas. "US policy towards Africa: The Bush legacy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frican Affairs* 109.434 (2010): 1-21.
10. Biden Jr, Joseph R. "Why American Must Lead Again: Recus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 99 (2020): 64.
11. Rattner, Rebecca, and Bjorn Whitmore. "President Biden's Africa policy." (2021).
12. Soest, Christian von. "The End of Apathy: The New Africa Policy under Joe Biden." (2021): 12
13. Primorac, Max. "Why I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Enabl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Afric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5270 (2022).
14. 艾略特·彭斯,沈凝芬.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 通向更多合作之路[J].国外社会科学文
摘,2018(04):15-17.
15. “ The New U.S. Africa Strategy Breaks From the Status Quo — With Some Perplexing
Stumbles ” , Carnegie Endowment , August 11 , 2021 ,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8/11/new-u.s.-africa-strategy-breaks-from-status-quo-with-some-perplexing-stumbles-pub-87666>

16. “Biden’ s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 Africa: Room for Better Market Access?” , CSIS, September 20,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s-economic-strategy-toward-africa-room-better-market-access>

17. “ Trade Policy in the 1990s ” ,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9 , 2021 ,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rade-policy-in-the-1990s/>

各国动态

埃塞俄比亚

金砖国家宣布扩张扩员，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入

近期，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上宣布决定扩大新兴经济体的成员数量。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两个非洲国家将受邀自2024年1月1日起加入该组织，此外，宣布加入的还有阿根廷、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峰会组织者在推特上表示：“这次扩员具有历史性意义，体现了金砖国家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决心。”四国领导人还宣布，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审议扩大本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问题，持续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提高“稳定、可靠和公平”的全球金融架构。

——编译自8月24日 *African Business*

肯尼亚

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瞄准区域集团

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正寻求利用改善政治和贸易关系，进入彼此区域贸易集团，以扩大其出口市场。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本周访问肯尼亚期间，签署了能源、卫生、农业、纺织服装和安全等领域的多项合作协议。总部位于雅加达的 Pertamina 地热能源公司已与肯尼亚非洲地热国际有限公司（Agil）达成协议，在隆戈诺开发一座地热发电厂。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表示，内罗毕将利用与雅加达关系的改善来缩小肯尼亚与印度尼西亚目前的贸易逆差。

当下，肯尼亚也正考虑进入东盟（ASEAN）市场，这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共同市场之一。肯尼亚将寻求印度尼西亚的支持，以渗透到东盟这个亚洲快速增长的贸易集团。目前，肯尼亚与东盟三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贸易平衡为负，肯尼亚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十倍。印度尼西亚还寻求进入东非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

——编译自8月27日 *The East African*

南非

南非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ICT 会议做准备

非洲领先的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会议——南部非洲电信网络和应用会议（SATNAC）再次回归，今年的主题是《增强时代：在互联网社会中驾驭人工智能》。该活动将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未来的创新者和行业巨头将与代表本地和国际电信、软件、网络和基础设施提供商的演讲者和小组成员齐聚一堂。为期两天的会议包括备受期待的全体会议和思想领袖的演讲，重点关注全球 ICT 行业的最新发展。

此次会议将引领有关创新和转型等问题的对话，并承诺让代表们思考 ICT 专业人士应如何利用新兴人工智能（AI）技术的机遇并管理风险。SATNAC 2023 年与 Telkom、华为、Amdocs、CSG、诺基亚、OpenServe 和中兴通讯合作，恰逢 Telkom 卓越中心（CoE）计划成立 25 周年。自成立以来，CoE 计划一直走在解决该国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员短缺问题以及为未来培养熟练劳动力的前沿。迄今为止，这是南非与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政府合作的最大协调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项目。

——编译自 8 月 28 日 *IT News Africa.com*

索马里

索马里政府禁止 TikTok 和 Telegram 以打击虚假信息

近日，索马里政府宣布将禁止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和 Telegram 以及在线博彩网站 1Xbet，以打击和制止极端主义活动、内容和宣传。该国通信和技术部长贾马·哈桑·哈利夫（Jama Hassan Khalif）在一份声明中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 2023 年 8 月 24 日之前实施禁令，否则将面临法律诉讼。哈利夫要求索马里电信公司封锁这些平台，因为恐怖分子和不道德组织利用这些平台向公众传播恐怖图像和错误信息。他还表示，恐怖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对社会安全稳定构成持续威胁。

几个月前，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穆罕默德（Hassan Sheikh Mohamud）宣布对青年党发动另一次军事进攻，以在未来五个月内消灭青年党。该党最初是作为现已解散的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激进青年派别出现，联盟于 2006 年统治摩加迪沙，后被埃塞俄比亚军队驱逐。2022 年 8 月，索马里政府抓住机会，利用伊斯兰叛乱活动，特别是政治势力强大的哈维耶部族日益增长的骚乱，对青年党发动攻势。青年党叛乱分子经常在 TikTok 和 Telegram 上发布有关他们活动的信息。2022 年，索马里政府命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封锁青年党网站，但一些平台仍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访问。另一方面，1XBet 引发了人们对年轻人赌博成瘾可

能性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上周，Briget Connect Consultancy 首席执行官鲍勃·恩多洛（Bob Ndolo）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在肯尼亚禁止 TikTok。

——编译自 8 月 21 日 *Techpoint*

编译：张丁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